



尤物当道

YOU WU
DANG DAO

贡茶 著

贡茶
倾情奉献

“欢颜媚骨”
系列第二部

她，柔美娇俏、惊华绝色，
未料祸从美出，怎知，是祸不是福？

他，英姿飒爽、睿智腹黑，
奈何被卷入爱情漩涡，怎知，是孽不是缘？

天生尤物与不近女色的将军
演绎爱情反转剧

赠送 | 独家番外
手绘书签

漓江出版社

尤物当道

YOU WU
DANG DAO

贡茶著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尤物当道/贡茶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5407-6384-8

I. ①尤… II. ①贡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957 号

选题策划:石 颖 王红依

责任编辑:匡文妍

特约编辑:樊 秀

装帧设计:小 茜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长沙黄花(国际空港)工业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710mm×1 000mm 1/16

印张:17 字数:200 千字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2755166)

目录

- 第一章 嫁到杨府/001
- 第二章 争风吃醋/012
- 第三章 艳光照人/020
- 第四章 曲线玲珑/029
- 第五章 暗通款曲/039
- 第六章 红颜祸水/048
- 第七章 登堂入室/057
- 第八章 淡淡幽香/068
- 第九章 迎娶新人/081
- 第十章 情深款款/091
- 第十一章 同床共枕/100
- 第十二章 醋海翻涌/111
- 第十三章 八位佳人/118
- 第十四章 活色生香/127
- 第十五章 连环计谋/134
- 第十六章 滚滚床单/145



目 录

第十七章	救命之恩/151
第十八章	惊悚流言/159
第十九章	暗香袭人/170
第二十章	最强媚香/177
第二十一章	以身相许/183
第二十二章	身入圈套/190
第二十三章	红袖添香/197
第二十四章	喜得贵子/203
第二十五章	波涛暗涌/221
第二十六章	谁的阴谋/230
第二十七章	再度有喜/246
第二十八章	中秋欢聚/251
番外一	缘起/256
番外二	爱恨/259
番外三	孽恋/261
番外四	了断/263
番外五	恩爱/265



第一章 嫁到杨府

“吉时到，起轿！”

随着喜娘的声音，外面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

轿子被抬起时，尤妩没稳住身子，晃了晃，一头撞在了轿板上，差点滚下轿去，一时湿了眼眶。呜呜，第一次嫁人，却是这等处境。月老啊，你收了我那么多的香火钱，怎能这样坏我的好事呢？

从懂事起，她便和其他普通的少女们一样，红着脸绣嫁妆，半夜里偷偷地起来，摸着绣了一半的鸳鸯被套，满怀憧憬，心想只等及笄，便能嫁得如意郎君，从此过上夫唱妇随、和和美美的生活。可是今天，她要嫁的却不是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未婚夫沈喻南，而是七十三岁的杨尚宝！且这婚事，还是爹爹苦苦谋划得来的。

大门口挤满了看热闹和喝彩的人，见花轿出来，都又鼓掌又呐喊的，更有人议论纷纷。

“尤大人嫁女哦，新娘子是那位千娇百媚的尤妩小姐！”

“猜猜新郎是谁？错，错，不是新科的进士沈喻南，而是观文殿学士杨尚宝大人。”

“什么！杨大人高龄七十有三了吧？新娘子才十六岁啊，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要说贪图富贵吧也不像，这尤大人自己是从四品官，哪儿肯将女儿嫁与杨大人做继室？”

“这事儿不好说啊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就是佞臣当道，忠良倒霉呗！”

“嘘，小声点！”

“小声个屁！这样没天理的事，还不许人说？”

原来现下是东宋朝开宝十六年。当今皇帝能登上宝座，多凭生母严太后的全力谋划，更得严太后娘家严氏一族的鼎力相助。因此皇室对严氏一族的人多有恩

待，从而导致严氏一族横行霸道，目中无人，为所欲为。

今年佛诞节时，严太后的一位远房亲戚、名唤严三世的公子，在庙里见了尤妩一面，回府后便茶饭不思，辗转反侧。严三世的母亲见状，只得托人上尤府提亲。

可是，严三世早已娶妻生子，娶的还是世家大族的女儿，断无为了尤家女儿便休妻再娶的道理。因此媒婆上门，口吻虽含糊，尤妩的父亲尤文道却还是听出来了，严三世这是想纳尤妩为贵妾。

莫说尤妩早许了人，未婚夫婿是新科进士沈喻南，就是尤文道自己，现在也是朝廷从四品谏议大夫，他这样的身份官职，哪有把女儿奉与他人做妾的道理？因此一听媒婆的话，几乎气炸了肺，令人把媒婆赶出家门，一应礼品也扔了出去，并痛骂严三世痴心妄想。

令尤文道想不到的是，不过数日，他就被御史上折子弹劾，说他结党营私，心怀前朝云云。到得端午节，就接到朝廷圣旨，降其为七品县令，贬至潮州为官，令其择日上任。另有口谕，只许他一人上路，不许携妻女出京。

尤文道少年得志，到江南富庶之地为官，上任之后娶了江南世家大族的女儿季氏，后育有女儿尤妩、儿子尤谨和尤诺。夫妻恩爱，家庭和睦，甚是美满。又因政绩颇佳，风评极好，去年秋，朝廷下了旨意，调他回京任从四品官员。合家回京时，他自觉春风得意，只以为从此将平步青云，谁知才过了不足一年，竟发生了这样的事。

季氏夫人离了江南娘家，到得京城，却是两眼一抹黑，不知道去求谁好。且尤家人丁单薄，尤文道只有两个远嫁的姐姐，并没有亲兄弟，他这一走，尤妩必然逃不过严三世的手掌心。一时之间，全家都陷入了愁云惨雾中。

最后还是尤氏的族长说起一人，尤文道思前想后，决定求上门去。这个人，便是观文殿学士杨尚宝。

杨尚宝虽官至正三品，但面对严氏一族，也是毫无办法。但他和尤文道的父亲是好友，先头的情谊还在，见尤文道求上门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因此道：“文道啊，为今之计，只能把妩娘许配出去，待她上了花轿，你再走。”

尤文道为难道：“妩娘十岁时，父亲便为她做主，择定了沈家三儿子沈喻南为未婚夫婿。沈喻南如今已中了进士，只因他母亲新丧，尚在守孝，于是才没法迎娶妩娘过门。”

东宋朝首重孝道，若是孝期迎娶，沈喻南的后半辈子自然得在别人的指指点

点中过日子。

杨尚宝听得尤文道的话，沉吟半晌道：“除去这个法子，还有另一个法子，那便是让妖娘嫁入我杨家。待沈喻南孝期满了，杨家再写一纸休书休掉妖娘，让她改嫁沈喻南。”

尤文道想着杨尚宝是开国朝臣之一，历经三朝，虽不是一品大员，但他三朝为官，自有根基，又甚得皇帝宋吉的信任，若是尤妖嫁入杨府，严三世再横也不敢乱来。

想到这里，尤文道点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！只是……”

杨尚宝也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他听闻尤妖相貌极美，是天生的尤物，无论是哪个孙子娶了她，都不能保证把持得住，且沈喻南也未必相信尤妖到时候还保有清白。

尤文道把杨尚宝的几个孙儿在脑中过了一遍，排除几个未上十五岁的，再排除掉已娶妻的，就剩下三位适龄人选。但这三位都是少年风流人物，若是娶了尤妖，哪里肯做柳下惠？

杨尚宝抚须寻思良久，抬眼道：“这样吧，让妖娘嫁给我。”

咣的一声，尤文道手里的茶杯一滑，跌在地上，摔成碎片。

杨尚宝虽老当益壮，却已七十有三。这样的高龄，若是纳妾纳婢的，自无人觉得不妥，但要正经再娶继室，且是娶年方十六岁的尤妖，事情传出去便有点玄乎了。

杨尚宝虽年老，却向来不拘礼节，眼见尤文道失态，不由得“哈哈”大笑道：“我老妻已故去十年，现今再娶，也不算对不住她。只是要委屈妖娘当个继室了。”

让尤妖嫁与杨尚宝虽然荒唐，但细细想来，却是最妥当的法子。尤文道思虑再三，低声道：“只怕会有损老大人的官声。”

杨尚宝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就这样办吧！这几天就办喜事，迎妖娘过门。待三年后你回京述职，沈喻南孝期也满了，再为他们另办喜事。”

尤文道也不再多话，只躬身行了一个大礼。

对于杨尚宝要娶尤妖的原因，杨家人自然知晓，但知晓并不代表他们能接受。首先跳起来的是大房的孙子杨思明，他怪叫道：“什么？祖父都七十有三了，居然还要娶妻？传出去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？想让尤家小姐嫁入杨家避祸，可以让她嫁给我，也可以嫁给三弟四弟啊，为什么要嫁给祖父？”

杨家诸位孙儿辈，一听杨尚宝要娶尤妩为妻，也是瞠目结舌，极为不理解，跟着嚷嚷道：“尤家女儿不过十六岁，若是跟祖父拜堂成亲，岂不是成了我们的祖母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以后见了她，还得喊她‘祖母’？”

尤妩去年才随父母回京，且因许了人，所以极少出来赴宴，杨思明等人并未见过她。但是府里见过真人的夫人和小姐们，回来无不說尤妩绝色，杨思明听了，心下早已痒痒的。这下听得尤妩要嫁进杨家，不由得动了心思，再想着自己年方十六，和尤妩年貌相当，正是绝配，便跑到书房，跪在杨尚宝跟前道：“祖父，让尤妩嫁给我吧！我定然好好待她，不会让严三世欺上门来。”

杨尚宝看着杨思明，心里想着：好小子，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？你以为你摆出一副牺牲自我解救尤妩的模样我就信了？于是嘴里道：“怎么，你想跟祖父抢女人？”

“孙儿不敢！”杨思明听得杨尚宝的话，背上出了冷汗，只得垂头丧气地退下。

杨尚宝的媳妇们听得他要娶尤妩为妻，虽则只是权宜之计，但一想到尤妩要在杨家当她们三年的婆婆，哪儿肯依？于是，少不得各自撺掇自己的相公，让他们去劝说杨尚宝。只是杨尚宝的儿子们个个孝顺，待听得杨尚宝的理由，便不再劝说，只默默地退下。

且说尤妩听得父亲之言，让她嫁与杨尚宝，也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当晚便着贴身侍婢蓝月相约未婚夫婿沈喻南见面，想解释几句并寻求安慰。

夜色降临，沈喻南依约在尤府的后花园和尤妩相见，一见面便低嚷道：“你就算要上药王庙求签，也该让伯母相陪，再多带几个婆子和丫头，怎能只带蓝月就出去？如今招惹了严三世，还能如何？”

尤妩一听，眼泪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，只咬着嘴唇哽咽道：“我如今就要嫁往杨府了，你要说的话就是这些？”

“我还能说些什么？”沈喻南好不容易得中进士，不料母亲病故，只得在家守孝，正生了一腔郁气，不想尤妩又生了这样的事出来，自是烦恼。

尤妩听得沈喻南的话，心如刀割，眼泪反是停止了，于是盯着沈喻南道：“嫁往杨府之前，须得先和你退亲。”

“退就退！”沈喻南冷笑道，“自然要成全你。”

和沈喻南见完面，尤妩哭了一晚上，导致后头的两天都神思恍惚。

众人只以为尤妩伤心父亲被贬潮州，自己又要嫁与杨尚宝避祸，该劝的都劝

了，眼见她还是精神不振，也无可奈何。

季氏夫人苦劝一番，见尤妩还是无心饮食，自是苦恼。尤文道见得尤妩如此，便陈以利害：“我出了京城，严三世必然还会逼上门来，到时候你不做妾也得做。如今杨大人肯帮咱们，只待良机再图后计，你这般模样，叫为父怎么放心出京？”

尤妩听得父亲的肺腑之言，这才“哇”地哭了出来，道：“都怪我，那回不独自去庙里上香就好了！”

尤文道自是知道，因沈喻南考中进士，正在欢喜之际，母亲偏亡故了，一时抑郁，便也生了病。尤妩听闻，情急之下才会到庙里上香，求菩萨保佑沈喻南。却没想到会遇上严三世，致使如今之祸。

哭完之后，尤妩便收拾起心情，把前因后果想了一回，越想越觉得不是自己的错，沈喻南的责备太无道理了，于是把本来准备给沈喻南做的鞋子狠狠地剪成两半，丢弃在地，又和侍婢蓝月道：“以后再也不许在我跟前提起沈喻南这个人渣，全当没认识过这个人。”

蓝月哪儿敢多说半个字？只一径儿地点头。

尤妩嘴上虽这样说，其实心里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，她希望沈喻南气消之后会来找她，为她出个主意，安慰几句，或者哪怕只是来看看她也好，可是沈喻南却始终没有来。直到出嫁这一天，她终于灭了对沈喻南的希望。

喜轿抬起时，锣鼓声声，外头议论的话语传进尤妩的耳中。她苦笑一声，泪水在眼眶内滚来滚去。

不能哭！尤妩掀起盖头，嘟起嘴往上吹着气，决定把眼里的眼泪吹干，吹出喜意来。爹爹是为了自己好才这样做的，所以，从今天起，她尤妩一定要强悍无畏起来，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软弱可欺。

尤妩吹着吹着感觉眼睛更湿了，便把盖头整个掀开透气，果然，眼睛里的湿气很快就干了。她握了拳，又缓缓张开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见十指纤纤，手掌白嫩滑腻，手背上还有几个酒窝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再如何，这样的拳头都是揍不死严三世那个坏蛋的，只能依靠杨大人了。”

待得进了杨府，拜堂完毕，被送入新房，尤妩的眼眶又湿了。这会儿不便自己揭盖头透气，湿气便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形成眼泪，沿着腮边滴落。

杨尚宝七十三岁再做新郎，情况虽然异常，但是一穿上大红喜服，加上喝了两杯酒，喜气洋洋之下，竟是精神了许多，看着也年轻了几岁。

待他揭起盖头，见到一张泪脸时，立即温声问道：“怎么啦？谁欺负你了？”

尤妩听得声音，抬起头，对上一张笑成菊花状的老脸，不由得微张了嘴。天啊，是外祖母！外祖母假扮成杨太爷了？

啊，对不对，是杨太爷的声音和模样，只是和外祖母很相像罢了。

红烛高烧，烛影里玉人带泪，嫣红小唇微启，说不出的勾人心弦。但杨尚宝年岁已高，且心下把尤妩当孙女看待，倒也不觉得什么，只掏了手帕子递给尤妩，温声道：“擦擦泪吧！”

尤妩接过帕子擦泪，泪水却是越擦越多，把脸上的喜妆都擦花了。外祖母一向疼爱她，离开江南时，祖孙两个依依不舍，自己还许诺将来带了夫婿回去看她呢，可是现在……

杨尚宝见尤妩无声落泪，只以为她在担忧另一件事，便安抚道：“放心吧，严氏一族嚣张不了多久的，你爹爹或许能提前回京也未可知。”

严三世能让爹爹瞬间被贬官，背后的靠山不言而喻，且政治牵连可大可小，小者被降官职，大者甚至被抄家灭族。想到这里，尤妩倒担忧起杨尚宝的安危了，一时止了泪，低声道：“我进了杨家，会不会连累杨氏一族？”

杨尚宝摇摇头，笑咪咪地道：“小孩子不用想太多，这事儿有我呢！”

尤妩现下只恨自己从前太天真，一味躲在深闺中待嫁，不出门应酬，于京城诸事半点不知，至现下也无法自救。

杨尚宝见她神色变化，又安慰了几句。尤妩看看夜已深了，一时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道：“我服侍太爷安歇吧！”

杨尚宝“哈哈”一声笑了，摆摆手道：“我安歇在书房，这儿以后就是你自己一人的卧室，早点儿歇着，别想太多。”

尤妩一听，松了口气，跌坐在床边。

待杨尚宝走后，蓝月推门进来，一把扶住尤妩道：“小姐没事吧？”

尤妩自见了沈喻南一面后，便茶饭不思、病恹恹的，蓝月一直担忧着。及至今早花轿临门，蓝月见尤妩神态不对劲儿，便一直担心到现在。

尤妩握了蓝月的手，让她坐在自己身边，这才道：“蓝月，我没事，我要做一个全新的姑娘，等着爹爹回京。”

蓝月湿了眼角，只悄悄地眨了眨眼，待眼角干了，这才道：“小姐长得好看

并不是小姐的错，如今已经嫁进杨府，杨太爷自能护住小姐，小姐不必忧心。”

尤妩点点头，扶着蓝月的手站起身，坐到梳妆台前卸妆。

蓝月帮尤妩除下喜冠，一抬头看向镜中，见尤妩青丝如云，翠眉若柳，眼含秋水，鼻子细巧，红唇微微嘟起，神色却略显愁苦，一时道：“小姐病了几日，容色不如从前，略养几日便好了。”

蓝月说着，见尤妩不答话，便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，欲语又止的样子。

尤妩眼角的余光瞥见蓝月的神态，低声道：“蓝月，你有话便说吧，我受得住。”

蓝月犹豫了一下，这才低声道：“小姐，沈公子那天说的话不过是气话，小姐不必放在心上。待沈公子孝期满了，自然会上尤府正式提亲。”

尤妩摇摇头道：“他说什么了？我忘记了呢！”

“小姐不放在心上最好了。”蓝月喜笑颜开，帮尤妩脱下喜服，扶她到床边，又悄声道，“三年很快就会过去的，小姐勿要忧心。”

说着，便听见有人叩门，蓝月出去一看，见是尤嬷嬷，不由得抱怨道：“嬷嬷跑到哪儿去了，怎么现在才来？”

尤嬷嬷提着一个食盒，端着一壶茶，一边笑道：“到厨下让人送热水过来给小姐洗漱呢！”说着便侧开身子，让两个婆子抬进来一桶热水。

这次尤妩匆忙出嫁，一应陪嫁的丫头和婆子都不及重挑，只让蓝月和尤嬷嬷跟了过来。蓝月是尤妩的外祖母送的，自小便跟在身边服侍，极是忠心。尤嬷嬷因先头服侍过尤妩的祖母，熟悉京中的诸人诸事，所以季氏夫人让她跟了过来，好随时提点着尤妩。

尤嬷嬷到得杨家，嘱咐了蓝月几句，便到厨房去跟杨家的婆子们叨唠说话，顺道打探杨家诸人诸事，末了一人塞一个荷包，又笑咪咪地让人烧了热水抬过来。厨房的人得了好处，且尤妩现在又是太夫人的身份，自然也不敢怠慢，很快就送了茶水过来。

待杨家的婆子和丫头下去了，尤妩转到屏风后，脱了衣裳泡到桶里，这才嘘了一口气。

尤嬷嬷上前帮尤妩挽起长发，又端了茶点过来，夹着喂尤妩吃了，笑道：“杨家现是大房郭氏夫人掌家，听得她能干，府里也管得井井有条的。小姐嫁过来是当太夫人，是她的长辈，虽无须讨好她，却也不要得罪了她。”

尤妩点点头道：“要在杨家待三年呢，自然不能得罪。”

蓝月斟了茶过来喂尤妩喝了两口，也小声道：“过来时，夫人交了一些银钱在我手里，说咱们一应开销都由自家出，不要用杨家的。若能够，咱们便设个小厨房，自己开伙。”

尤嬷嬷道：“杨太爷有自己的小厨房，早晚都是小厨房烧制了小菜送上来的，中午吃的是大厨房送来的饭菜。小姐初来，人事不熟悉，想自己开伙却是不易。咱们只每月交足咱们吃穿的银钱到郭氏夫人的手上，着她安排才是。”

尤妩在尤嬷嬷和蓝月服侍下，吃了糕点，喝了热茶，心神稍定，也不觉得嫁进杨家当太夫人是多么可怕的事了，于是道：“就这样办。”

见得尤妩神色不再恹恹的，似是恢复了一点生机，尤嬷嬷和蓝月对视一眼，稍稍放下心来。

且说杨尚宝娶亲，来贺的宾客自然不少。有些知晓尤妩是避祸才嫁进杨家的，自然暗暗摇头；有些不晓得其中原因的，却是羡慕杨尚宝的艳福。

杨思明却心中暗恨。适才见祖父和尤家女儿拜堂，瞧尤家女儿那身段，已能想象她是怎样的尤物，谁不想娶这样绝色的女子？只要娶了她，三年焐下来，焐都焐熟了，哪儿还用写什么休书，让她再去嫁沈喻南？祖父自己娶了她，又不能享受，图什么呢？

杨思明的母亲郭氏夫人却头痛着，府里突然多了一个年轻的婆母，轻不得，重不得，究竟该咋办呢？

第二日早上，郭氏夫人才梳洗完毕，其他几房的夫人就先进了她的院子，只和她讨主意道：“大嫂，我们真个要去敬茶请安吗？”

妯娌多年，郭氏岂能不知道其他四房的心思，她们不过是度着尤妩是嫁进杨府避祸，不情愿喊尤妩一声“婆母”，更不情愿敬茶，因此想让她做个出头鸟。只要大房不去敬茶，她们自然有理由不去，事后若是杨尚宝责怪，她们便会把责任推在大房的身上。

郭氏夫人已是做了外祖母的人，想着自己这样的年纪，还要捧着茶去喊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“婆母”，自然也不甘心。但东宋朝首重孝道，且尤妩和杨尚宝是正式拜堂成亲的，明面上，尤妩确是她们的长辈，若不去敬茶、喊婆母，便是失孝。郭氏夫人不想做这个罪人，因此道：“如何不去？”

尤妩想着今儿要见杨家诸人，极是紧张，也是起了一个大早，让蓝月帮她梳了一个妇人圆髻，再插上杨家下聘的金如意簪，然后换上大红色吉服。照了照镜子，又怕不够稳重，于是问尤嬷嬷道：“嬷嬷，你瞧着我这身打扮，会不会太

艳？”

“新娘子这样打扮，已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哪儿艳了？”尤嬷嬷忙道，“这样就好，咱们出去吧，别让人等！”

她们才出房门，杨尚宝已是从书房那头踱了过来，眼见尤妩打扮停当出来，便笑着打招呼。

尤嬷嬷和蓝月见杨尚宝来了，一下便安下心来，行过礼就退到尤妩的身后。

杨尚宝见尤妩小手微颤，知道她紧张，便道：“你是长辈，喜欢就多说几句，不喜欢就不说话，不必惧怕他们。”

尤妩听得杨尚宝的声音，只觉亲切万分，于是应道：“太爷说得是。”

说着话，两人进了正厅，分左右坐下。

一会儿，外头便传来了郭氏夫人的声音：“媳妇们来给公公婆婆请安了！”

杨尚宝看看尤妩，微笑着不说话。

尤妩会意过来，开口道：“进来吧！”从今天起，要习惯婆母的身份了。

郭氏夫人等人听得尤妩的声音如娇莺初啼，语调却偏做稳重正经，先是一呆，接着腹诽：咦，真当自己是婆母了，听听这语气，多理直气壮哪！

一行人鱼贯进了厅，齐齐请安，待得抬头见着尤妩的容色，皆怔了一怔，心道果然国色天香。

孙子一辈的，如杨思明等人，更是看呆了眼，心下暗暗道：怪不得严三世会痴迷，换成我们，若有那权势，只怕也想据为己有呢。

二房的杨思意一向自负美貌，这会儿见得尤妩，小小芳心被打击得碎了一片，和一位堂妹道：“你说，她是吃了什么东西才长成这样的？”

“吃仙药了！”堂妹随口答了一句，又道，“怪不得严三世神魂颠倒，发誓要得到她呢！若我是个男人，肯定也会动心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”杨思意噓了口气道，“我倒是明白了，季夫人先前不领她出席宴席是对的。若她出现了，还有别人什么事？”

行完礼，郭氏夫人率先端了茶捧与杨尚宝，接着又从丫头手里接过茶杯，捧到尤妩跟前，微微福了福身子，生硬地道：“请用茶！”“婆母”两个字，却在嘴边来回盘旋，就是叫不出来。

尤妩心里正紧张着，只拼命地安慰自己，告诉自己要镇定，于是看了一眼郭氏，见她年约四十七八，相貌端庄，举止自有一股大家之气，要这样的人屈膝喊自己“婆母”，确实不易。但郭氏这声“婆母”不喊出来，自己以后在杨府的地

位便会很微妙。且三年后，自己究竟会否离开杨府还是一个未知数，所以，这当下明确身份地位是必须的。

郭氏见尤妩不接自己的茶，另一头杨尚宝也皱眉看着她，只得咬咬牙，面无表情地喊道：“婆母，请用茶！”

另外四房的人见郭氏夫人被逼着喊出“婆母”两个字，脸色各自不同，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滋味。

尤妩听得郭氏夫人终于喊出“婆母”两个字，心下终于松了口气。小心地端起茶杯，轻呷了一口放下，这才递了一个荷包给郭氏，温和地道：“辛苦你了！”

见郭氏夫人率先敬了茶，余下的四房也不想当出头鸟，忙跟着敬了茶。

五房媳妇敬完茶，便轮到了孙辈。大房长孙和长孙媳上前敬茶毕，便轮到了杨思明。杨思明被尤妩的艳色所迷倒，一时深吸一口气，端了茶碟上前，也不待尤妩来接，便自己端起茶杯搁到尤妩的手上，食指轻轻地划过尤妩的掌腹，眼睛落在尤妩的脸上，低着嗓音道：“祖母请用茶！”

嘿嘿，祖母，孙儿以后会承欢你膝下的。

尤妩感觉到杨思明的手指划过她的掌腹，指甲在她的掌心轻挠了一下，登时小心肝一颤，敢怒不敢言。好啊，胆子这么大，居然敢调戏祖母！

杨思明的手指触到尤妩的掌腹，触手一片滑腻温软，只觉得心神荡漾，无奈众目睽睽之下，不能露出形迹，只得快速缩回手，待看着尤妩呷了茶，递给他一个荷包，这才退下去。

杨思明的小动作瞒得过别人，却是瞒不过一直和他混在一起的两位堂弟。

大堂弟：好你个杨思明，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偷摸祖母的小手，岂有此理？

二堂弟：祖母才进门，杨思明你这厮就觊觎上了，还抚指腹，还挠掌心，岂有此理？

杨府众人这会儿借着敬茶，各自细细打量着尤妩，见她今天穿了大红色的如意纹通袖袄，梳了一个端庄的圆髻，当中插了金如意簪，鬓边缀着几点小小翠梅钿，打扮成一副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模样。问题是，这样老气的装扮搁在尤妩的身上，更加衬得她肤白如玉，眼含秋水，透出一股异样的风情。众人一时都暗叹：老太爷这不是娶妻，这是娶一个祸水进门了。

众人退下时，二房的宋氏夫人跟着进了郭氏夫人的房内，候着无人，便悄声道：“听闻妩娘本是和沈家儿子定了亲的，如今嫁到杨府，沈家能忍得下？”

郭氏夫人道：“沈家儿子母亲新丧，孝期之内不能迎娶，她要避祸，自然要和沈家退亲，然后再嫁进咱们杨家。”

宋氏夫人低声道：“我怎么听说，她还没和沈家退亲，只等着严氏一族倒了，就让太爷写一纸休书与她，她到时再嫁沈家儿子？”

“你从哪儿听来的？”郭氏夫人被唬了一跳，摇头道，“这不可能。任谁都知沈家一千人最是要面子，纵是到时严氏一族倒了，沈家人哪儿还肯要一个嫁过人的做媳妇？”

宋氏夫人也不说自己是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，只皱着眉道：“那她和沈家究竟退亲了没有？若没有退亲就嫁进杨家，到时论起来，只怕太爷也没面子。”

郭氏夫人的神色也凝重起来，隔了一会儿道：“我晚间跟老爷说说，让他问问太爷，可不要为了一个女人，把杨家的人全赔进去了。”

晚间，郭氏夫人得了准信，尤妩是和沈家退了亲才嫁进杨家的，方才放了心。

这会儿，尤嬷嬷正和蓝月嘀咕道：“杨太爷自然不错，只是底下的孙儿一见了小姐，一个两个便都直了眼，长此以往，只怕会出祸事。”

蓝月也意识到了，悄声道：“就是今儿敬茶时，那杨思明直勾勾地看小姐，似乎还……”

尤妩自己也觉得不妥，杨尚宝年老，若是这三年间有个什么差池，杨府底下的人起了坏心，那么自己的境况堪忧啊。至于沈喻南，自己还能指望他吗？

“祖母可安歇了？”外间突然响起敲门声，杨思明的声音响起，“孙儿给祖母送夜宵来了！”

“太夫人已经歇下了，公子请回！”尤嬷嬷也不开门，只撇嘴回答。

隔了一会儿，又有另一个声音响起，却是杨太爷的另一位孙儿。尤嬷嬷照样说尤妩安歇下了，听着来人走了，这才嘘了口气。

待敲门声第三次响起时，蓝月火了，开了门便嚷道：“都说太夫人安歇下了，还有完没完？”话一说完，却吓住了，低声道，“见过太爷！”

杨尚宝微微一怔道：“可是别的人来打扰过姑娘？”

蓝月点点头道：“二公子、三公子他们都来过！”

杨尚宝也不进房，点头道：“好好看着门！”说完径自去了。

尤妩听得声音，轻轻叹了口气。看来，杨府也不是安稳的窝啊。



第二章 争风吃醋

尤妩第三日回门时，杨尚宝刚好犯了咳疾，便指派两位孙儿送尤妩回娘家，自己只在家休养。

季氏夫人前头送了尤妩出嫁，后头又送走了尤文道，直哭了两天，眼睛全哭肿了，待得尤妩回门，又是搂着哭了一通。

“娘，别哭了！”尤妩少不得劝了几句。

季氏夫人一听尤妩的话，哭得更厉害了，抽泣着道：“是娘对不住你，那日不该放任你去上香。你若不去上香，自然会让严三世瞧见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“娘，这不怪你，这是我的命。”尤妩无奈，振作起精神，反过来安慰季氏夫人道，“且事情不发生也发生了，哭也没用。你要哭坏了身子，弟弟们怎么办？”

季氏夫人一听，方才止了哭，泪水却还在往下落，拉了尤妩道：“娘还有一事告诉你，你听了，可别想不开。”

“娘，您说，我受得住。”

季氏夫人擦干泪，低声道：“沈家着人来说，让你把东西还给沈喻南。”

“那就还给他！”尤妩马上进房间找出了一个匣子，揭开拿出一副做工精美的龙凤手镯，看了看又放了回去，合上匣子，不再说话。

季氏夫人眼见尤妩垂头不语，便安慰道：“凭女儿的才貌，将来自然……”她本来想说将来自然能找一个比沈喻南还要好的夫婿，一下想起尤妩十岁便和沈喻南定亲，这些年也一心系在沈喻南的身上，现下无论说什么都是刺心之语，便止了话。

季氏夫人心下难过，不由得红了眼眶，又怕惹尤妩伤心，只得忍了满腹的话，叫一个心腹婆子进来，嘱咐道：“你且到沈家去一趟，便说那东西当初是沈公子巴巴送上门来的，现在想讨回，便自己来拿。”